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



法国卷

人间的食粮

〔法〕安德烈·纪德 等著

张英伦 主编

工人出版社

世界著名文学奖
获得者文库

(法国卷)

人间的食粮

安德烈·纪德 等著

张英伦 主编

冯寿农 张弛 周光怡

刘国政 张月楠 李玉民

等译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法国卷

人间的食粮

张英伦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36 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008-0470-9/I·144 定价：6.20元

前 言

一、关于法国的文学奖

褒奖作家及其创作，在法国素有传统。罗讷省图卢兹城的百花诗赛就是这样一项活动，其历史可上溯至14世纪。它的获奖者中后来成为文学名家的不乏其人，少年维克多·雨果就曾在该诗赛中连年获奖；甚至可以说，图卢兹百花诗赛的奖励，对雨果的成长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国人一直保持并不断发扬着这一传统，只不过进入20世纪以来，文学竞赛的形式演变成了更直接了当的文学奖，褒奖的重点由诗歌转向了小说。

当今的法国究竟有多少种文学奖？严格的回答是：不可胜数。因为在法国，几个意趣相投的人兴之所至就可“创立”一个文学奖；其“获奖作品”有时仅仅打印一二百册，评委和作者的亲友便是其全部读者。不过，据估计，较为正规的文学奖约有1500种。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等文学各个门类设置的奖，应有尽有。而名目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小说创作奖。

最令法国人瞩目的是这六大文学奖：

一、龚古尔奖。它是法国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为纪念其弟于勒（1830—1870）而遗言设立的，由10位著名作家组成的龚古尔学院负责评奖，他们每年12月的第一

个星期一在巴黎德鲁旺餐馆聚会，评选并宣布当年龚古尔奖的得主，颇有些“煮酒论英雄”的味道。埃德蒙·德·龚古尔设立此奖的初衷是鼓励在散文创作方面具有革新精神的青年作家。但自从1903年开始颁奖以来，获奖作品几乎全是小说；而且由于几次评选失当，此奖越来越倾向于发给业已成名的作家，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吕西安·博达尔、玛格丽特·杜拉斯获奖时均已年过五旬。

二、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奖。以著名报人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1586—1653)的名字定名，又简称勒诺多奖。此奖由一批对龚古尔奖的评选结果不满的人创立，原来具有与龚古尔奖对立的性质；也在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颁奖。其选择经常比龚古尔奖还略胜一筹。

三、菲米娜奖，又译妇女奖。由《幸福生活》杂志（后改名为《菲米娜》）的一批撰稿人于1904年创立，旨在“密切女作家之间的同行之谊”；评委均为女性。不过其获奖作品既不限于女作家的创作，也不限于妇女题材。此奖每年11月最后一周颁发。

四、英特拉利埃奖，又译联合奖。1930年由一批记者创立，每年12月在英特拉利埃俱乐部颁奖。

五、梅迪契斯奖。创立于1958年，与菲米娜奖同日颁发；授给一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集，特别关注“带有新情调和新风格”的作品。1970年又设外国部分的梅迪契斯奖，授给当年在法国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这里所说的是法国部分的梅迪契斯奖。

六、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由法国知识界最有权威的团体法兰西学院评定、颁发，是该学院设置的多种文学奖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此外，重要的文学奖还有：全国文学大奖、保尔·莫朗奖、

巴黎市文学大奖、摩纳哥皮埃尔亲王奖、夏多布里昂奖、评论家奖、法兰西学院诗歌大奖、法兰西学院戏剧大奖等。

法国的文学奖金数额悬殊很大。有些奖只是一种荣誉，不给分文；有的奖，如保尔·莫朗奖，则高达30万法郎。饶有兴味的是，六大文学奖金额均不逾5000法郎；龚古尔奖更只是一张50法郎的支票，实可谓微不足道。但是，文学奖会吸引来许多读者；特别是六大奖的获奖作品，印数十分可观。按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可分别达到：龚古尔奖，40万册；菲米娜奖，8至20万册；勒诺多奖，10至20万册；英特拉利埃奖，10万多册；梅迪契斯奖，2万5千至15万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5万册。龚古尔奖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惊人的记录：安德烈·施瓦茨-巴尔的《最后的义士》（1959），100万册；埃米尔·阿雅尔（即罗曼·加里）的《如此人生》，110万余册；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1933），207万余册！作品发行量陡增，作家自然名利双收。无怪乎龚古尔奖的得主们都不将那张50法郎的支票兑现，而宁愿作为纪念品收藏。

然而，文学奖给出版商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获奖作品的作者本人。这样，文学奖就不可避免地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文学作品的商品化促使文学奖日益商业广告化。评委会诸君“煮酒论英雄”的潇洒场面仅是前台表演，更热闹的是出版商们的幕后较量。围绕六大奖进行的明争暗斗尤为激烈。为使自己的书独占鳌头，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动员宣传媒介是一大法宝。临近评奖的几个月里，舆论战紧锣密鼓没个停。如果说六大奖的评选活动之狂热堪与举世闻名的戛纳电影节相比，也不算过份。

对于文学奖，历来责有繁言。文学鉴赏见仁见智，对文学奖的评选结果自然难免异议。不少人对文学奖的严重商业广告化强烈不满，例如小说家于利安·格拉克的《西尔特海岸》当选

为1951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时，他就因此而拒绝受奖。人们对伽利玛、格拉塞、瑟依三大出版社基本控制着几大文学奖非难更是事出有因，这些奖历年的获奖作品绝大部分出自这“三家村”。

但文学奖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评奖委员会均由著名作家、批评家组成，其中有些人虽倾向于这家或那家出版社，可声名系之，他们在行使投票权时不能不考虑作家的质量。一项文学奖的评选结果离了谱，等于自毁信誉，归根结底对出版商也不利。所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和缺陷，在各种因素制约下，文学奖的主流还是好的。

文学奖的积极作用，可大致归纳为这样几点：其一，文学奖发现和鼓励优秀的文学创作，例如，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第二卷于1919年获龚古尔奖时，他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尚未得到承认，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获龚古尔奖时，他还在文坛籍籍无名，龚古尔奖加身，对他们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其二，文学奖促使出版商重视并化大力气组织出版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其三，文学奖对大量作品加以层层筛选，向读者推荐文学佳作，从而激励读书热忱；其四，文学奖绝大部分面向高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通俗文学是无缘问津的，在通俗文学作品大量印行的法国，这有助于在创作界、出版界和读书界阻遏通俗文学对高水平文学的冲击，从而有助于其持续的活跃和发展。

历史上诚然有过个别文学瑰宝被长时间沉埋的现象，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就曾遭受数十年冷遇才被人们发现。文学奖获奖作品在流逝的时光冲刷下黯然失色的例子更不胜枚举。但在文学奖的园圃里毕竟是名篇佳作荟萃。文学奖的魅力之根本所在也正在这里。

二、关于本卷所收的作品

本卷共收法国重要文学奖获奖者的作品四篇。《致命的一击》的作者玛格丽特·尤瑟娜尔(1903—1987)于1952年获得菲米娜奖；《荒野之恋》的作者贝尔纳·克拉韦尔(1923—)曾是多项文学奖的得主，仅1968年就荣获龚古尔奖和巴黎市文学大奖两项重要的文学奖；《蜘蛛》的作者亨利·特罗亚(1911—)得过的文学奖更是名目繁多，不过最有份量的还是1938年的龚古尔奖，而且获奖作品正是《蜘蛛》；《人间的食粮》的作者安德烈·纪德(1869—1951)是我国读者早就熟悉的，他于1947年获得举世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

《致命的一击》是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39年，属于玛格丽特·尤瑟娜尔青年时期的力作。这位女作家是个大旅行家，她的文学活动涉及的地理范围也同样广阔。她译过古今希腊诗人的作品，为一部关于印度神秘主义的著作撰过序文，编选过一部美洲黑人诗选，连她的代表作《亚德里安回忆录》也假托一个罗马皇帝的回忆录。她的纯小说作品也很少写法国本国的题材，《新尤利迪斯》、《东方小说集》以及这里介绍的《致命的一击》都以异国为背景。

据女作家自己说，《致命的一击》是以别人向她讲述的一件往事为基础，对她来说虽属间接经验，但这故事确曾发生过。小说以1918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批贵族分子企图阻止布尔什维克前进的徒劳斗争为社会背景，但作家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再现那个历史事件的本身，而是表现在这背景中剧烈运动着的几个人物以及他们的感情纠葛。索菲单恋着埃里克，埃里克却与索菲的兄弟康拉德搞同性恋，对索菲毫不动情，这是一种奇特的三角关系。在这些感情纠葛之外又加上政治分歧：索菲背离白党份子埃里克和康拉德，投向红军，最终死在埃里克的枪下。

作家并没有企图寻求简单的政治结论，但她通过这三个人物的故事对一个正在结束的世界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在埃里克和康拉德身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贵族的道德沦丧，他们维护的那个旧世界的消失与此肯定是互相联系着的。而索菲对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逆，更加强了小说对那个旧世界的批判意义。这部作品显示了作家将历史运动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的高超艺术才能。

贝尔纳·克拉韦尔自学成才，1956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荒野之恋》（1958）也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过这位作家从一开始就在思想和艺术上臻于高度的成熟，而且后来一直坚持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他的作品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主要写自己熟悉的农民、工匠等小人物。他总是通过作品的主人公弘扬正直、友爱等高尚的美德。在他的笔下，大自然经常是美与平衡的源泉。他的作品数量多而畅销，被拍成电影电视的就有十余部。

《荒野之恋》叙述一个妓女被一个农民带到乡下，在大自然和纯朴的生活环境中获得了新生。有趣的是，克拉韦尔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父亲的旅行》中也写了一个妓女和一个农民，不过方向恰恰相反，那个老农民进城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已被败坏。两部作品相反相成，表明作家把资本主义高强度统治的城市视为罪恶之渊，而把农村和大自然视为净化和平衡的因素。这篇小说共写了三稿，第一稿的叙述者是布拉萨克，第二稿的叙述者是作家，最后才改用妓女自述的方式。妓女在这篇小说中是主要的当事人，以她的口吻来讲述，从她的视点来观察，通过她的感官来反映，最为真切。正因为作家的笔墨严格地局限于叙述人的所感所知，而不以全知全能者的身份出现，所以布拉萨克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将如何对待这妓女？事情会有怎样的发展？读者也得像女主人公一样一步步去揭晓，从

而为作品平添了层层悬念，虽然作家并无故弄玄虚之处。克拉韦尔的小说故事单纯、文字口语化的特点，在这篇小说中也表现得相当鲜明。

亨利·特罗亚的《蜘蛛》发表于1938年。这部龚古尔奖获奖作品与创立这项文学奖的龚古尔兄弟的创作主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通过小说从事人的病态心理的描绘和研究。《蜘蛛》的故事是围绕一个誓与三个姐妹厮守终身的男子展开的。他不择手段地破坏和阻挠姐妹们的婚姻，象一个蜘蛛一样，要把她们牢牢捆在自己身边，而最后他成了自己织成的网的牺牲品。特罗亚的前期作品，如《斜照的阳光》、《与实体同样大小》、《公共墓穴》、《公牛的特征》、《死人抓住活人》，都表现人的异常感情和异常处境，表达了作家对人类在生活中面临的无端困扰和烦恼的严重关切和忧虑。通过《蜘蛛》对男主人公无可救药的嫉妒心理的淋漓尽致的写照，我们对特罗亚前期作品的特点可以略见一斑。

安德烈·纪德的情况，无论从政治、思想、人生、文学经历来看，都比上述三位作家复杂得多。他倡导过蔑视一切道德，也宣称过信仰共产主义。《人间的食粮》初版于1897年，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它在问世后的15年里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却突然博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异乎寻常的喜爱，风行数十年，成为几代青年的枕边书。从蒙泰朗到加缪，许多名作家都受过此书的影响。读过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的人们，通过主人公达尼埃尔读了《人间的食粮》之读的兴奋不已的情景，都不难想象此书当年影响之大。

应该说，《人间的食粮》曾经发生过的影响首先是精神方面的。作品是以长者梅纳尔克向弟子纳塔纳埃尔传授人生经验的方式写成的。梅纳尔克实际上就是纪德本人。纪德所传授的

人生经验和他所宣泄的思想感情虽然非常复杂甚至不无矛盾，但依然可以大体上一言以蔽之：主张个性的绝对解放。纪德要人们抛弃一切既存事物（直至书本知识和家庭）的束缚，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自我；无拘束地满足欲望和本能。以充分享受各种形式的生活。此书能够引起经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丧失了精神依托的欧洲读者广泛共鸣，主要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这部作品也有它美学上的贡献，那就是它的独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究竟它算什么体裁的作品？有人说它是小说，有人说它是散文，也有人称它为诗。描写、警句、诗歌、日记、旅行笔记、道德理论……由一个抒情的、哲理的气脉有力地贯通起来，自然天成。从第一部分呈示主题和动机，到最后一部分在更高地层次上再现主题和动机，整个作品犹如一部结构谨严的交响曲，章法清晰。精采典雅的文笔，洋溢着美感。正因为有这样一双艺术的翅膀，这部作品才能不胫而走，发挥其思想影响的。

张英伦

1988年12月于巴黎

目 录

(1)	前 言	张英伦	
(1)	人间的食粮	安德烈·纪德 冯寿农 张弛	著译
(115)	致命的一击	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周光怡 刘国政	著译
(191)	荒野之恋	贝尔纳·克拉韦尔 张月楠	著译
(267)	蜘蛛	亨利·特罗亚 李玉民	著译

献给友人莫里斯·基欧

人 间 的 食 粮

此乃我们地上所食的果实。
——《可兰经》第二卷第23章

(法) 安德烈·纪德 著

冯寿农 张弛 译

〔作者简介〕

安德烈·纪德 (André Gide 1869—1951)
法国作家，1889年开始创作，初期写些象征主义诗歌。1893年，到北非旅行，在那儿沐浴到大自然的风光，身心发生巨大变化，回国不久，完成了《人间的食粮》，1897年这部散文诗出版后获得极大成功，开创一代新风，青年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汲取精神食粮。1909年，他与友人创办《法兰西评论》，对现代法国文学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小说《蔑视道德的人》(1902)，《窄门》(1909)、《田园交响乐》(1919)、《梵蒂冈的地窖》、《伪币犯》和《刚果纪行》等。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文学评论、政论和散文。他的作品风格明净精纯、心理刻画细致入微，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笔法细腻深刻。194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人间的食粮》中，纪德贯注了他的全部思想感情，他以赞美诗的咏叹，讴歌感官和欲望，赞颂诱惑的芬芳和它的解放力量，还歌颂个人的努力和献身，重视获得最强烈的感受和最丰富的经验，使

自己不断改善，不断提高，在最大程度上创造新人。这部作品使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挣脱19世纪末僵化的理想主义桎梏，给他们带来了思想道德的解放。它的影响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是几代青年人心醉的读物。马丁·杜·加尔在他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开头就写了两个少年主角如饥似渴地阅读《人间的食粮》，反映了新时代对这本书的向往。

(1923) 年版序言

这是一部教人求逃避、求解脱的书，但人们却习惯上把我禁闭在其中了。趁这次再版的机会，我要向新读者陈述几点想法，更准确地说明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动因，这也许能缩减一下它的重要性。

第一，《人间的食粮》即使不能说是一个病人写的书，至少也可以说是一个曾经患过病、正在康复的人写的书。这个人紧紧拥抱生活，就象紧紧拥抱险些丢失的东西一样，他所抒发的激情也就难免有些过分。

第二，我写这本书时，文学界正是矫揉造作盛行，一片沉闷窒息的气氛，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要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把它赤裸的脚扎扎实实地踏在土地上。

这本书与当时流行的审美观相左到何种程度，只须看它的全盘失败就可想而知。没有一个批评家提到过它。十年中，正好卖出五百本。

第三，我写这本书时，成婚不久，刚把自己的生活固定下

来；自愿放弃的自由，我要在这本作为艺术品的书中加倍地索还。不消说，在写这本书时，我是完全真诚的；即使和自己的灵魂背道而驰时，我也同样真诚。

第四，我要补充说明：我从未奢望把自己附着在这本书中。在我描绘那飘忽不定却又无所不在的状态时，我是象小说家描绘主人公一样来描绘它的，主人公和小说家相象，但却是他创造的产物；尽管我今天也感到，我在描绘那状态的轮廓时未能脱离自我，或者说未能使自我脱离那状态，我仍然要这么说。

第五，人们通常都依据我年轻时写的这本书来对我加以评判，似乎《人间的食粮》中的道德观就是我毕生恪守的道德观，似乎我自己第一个就不遵守我在书中给我那位年轻读者的告诫：“扔下我的书，离开我！”事实是，我立刻就离开了写作《人间的食粮》的那个我；以至当我现在审视自己的一生，我发现其最大特点远不是朝三暮四，而是诚笃专一。这种心灵和思想的深深的一贯性，我相信是极其罕见的。那些临死前能眼见自己提出的事业已大功告成的人，我谨敦请人们给我列举出他们的名字，我将在他们身旁占有我的一席之地。

第六，还有一点：某些人在这本书中只能看到，或者只愿意看到对欲望和本能的讴歌，我认为这似乎有点近视。而我呢，当我重新翻开这本书时，我在其中看到的毋宁说是对清心寡欲的颂扬。我抛开其余的一切，矢志保存下的，正是这一点；我至今忠贞不渝的，也正是这一点。正如我后面要述说的，为了在忘却自我中求得自我的最完美地实现，达到最高的愿望，以及获得幸福的最无止境的期许，我用来与福音书中的教义相结合